

旅程的味道：靈性的覺醒

滕彥君

2011年，帶着一張前往平遙古城的單程火車票，獨自踏上了旅途。就這樣，放棄成為新晉編劇的機會，從一個普通大學生變成了編故事的旅行者。

365天，光顧每個城市青年旅舍30人民幣一夜的舖位。踏過死亡沙漠羅布泊的邊界，在納木錯虔誠祈禱神之眷顧，走過黃土高坡上靜聽大地律動，醉臥江南水鄉感受濕軟情懷。習慣每經過一座城，都給自己寄去明信片。

友人卻總取笑我飄在雲裏。孰知，追風逐日的時光靜美無邊。

這是一場關於修行的旅程，這是一次築夢的倔強行走。走過的城市越多，心中所想越發明晰。開始我並不自知，漸漸感受生命的活潑。最後我深知，行走中練就的靈性的闊度已經將我從前熟悉卻狹隘的舊生活重新構築。

旅途中曾多少個夜晚難以成眠。漫無目的緩步在陌生的城市街道，穿過古巷，路邊昏黃的燈下有老婦售賣那個城市獨有的味道，金黃的糯米翻滾上一層細薄軟糯的果絲，三兩稀疏疲憊的白領，倚在舊木窗框旁等待。悠遠的文化從街角滲透，我又嵌入了某人熟悉的夢中，這個城市的味道。

又曾夢見自己在梵音低吟的羊湖旁，帶一隻藏羚羊，迷失在可哥西裏的荒蕪中。一切幻想與夢境都突如其來地變得清晰起來。天山雪溶，我終能捧一把寒冰之水讓味蕾細細感受。目光流淌成河，我已經漸行漸遠。穿越半個世紀冬天的梅裏雪山在四月初折射出麗江四方街酒舖前發呆的慵懶眼神。我拍拍腳踝，拂落肩頭的喃喃細語，在大昭寺前。墨脫山頭，我將在城市中印刻在身上的種種標籤一一卸去，純粹乾淨。

流年染濕了牛皮紙紮的記錄本，暖黃的紙滲透文字的躍動氣息，彈落在青藏高原上零星的碎月裏，似乎那片言隻語都有了魂靈。隨手記錄，三百六十五個日夜並非一段悠長時光，卻是懷揣夢想與實現夢想的距離。

言語不能描繪敦煌莫高窟那一張張被剔去金箔的眾生相，背靠沙土的殘破彌勒；不能描摹虔誠信徒嵌入沙塵的腥紅膝蓋；不能記錄青海湖畔斑駁的陽光與犛牛群。曾經跋涉千里只為凌晨在凍風中期盼羅布泊中初陽刺穿雅丹石的瞬間，為眸子鍍上大漠的浩瀚。穿越半個中國只為在駝鈴叮咚裏見證古絲綢之路的雲捲雲舒。

濃深的夜霧中，沉寂了喧囂。

慶幸自己曾經在平遙古城暖炕上烹一壺櫻花熱酒感受與江南小鎮的濕潤與細膩所不同的黃土的喘息；坐在黔南千戶苗寨昏黃的炊煙中撫摸草木間繚繞的乳般絲滑的霧；聽霧水瀾漫山坳，岩雀悠悠而舞。

閉上眼，我能看到一月西嶺的千秋厚雪與松栽種散落在後海喧囂的酒影與四合院中隱藏的滇南薄荷茶中。合上思緒，我能竊見轉經筒帶落的風飄搖到黃浦江邊珍珠與湖藍綴成的時髦女郎的耳飾上，淺淺的浙瀝聲。留園之春鎖不住飛絮濺落在老西關的騎樓裏。曾厝垵迷巷的晴天滴落在鳴沙山的月影裏。

流浪過後，我很快重回正常生活的軌跡，卻難忘那雲上的飄搖日夜。我懷念路上的微風與溫度，那一張張前世一千次回眸才換來今生一瞥的陌生的臉龐，我知道時光很快會流淌得面目全非，但在微塵中，我深信心靈無界。